霍士廉文选

中短篇报告文学



人民文学出版社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霍達文选

中短篇报告文学

霍達

人民文学出版社

本卷提要

本卷收入中短篇报告文学14篇。

《万家忧乐》写于改革开放初期，敏锐地反映了从计划经济到市场经济的变革中一个牵动千家万户的社会问题——保护消费者权益问题；《国殇》不啻一篇献给英年早逝的知识分子的祭文，长歌当哭，为抢救中年知识分子悲怆呼号；《民以食为天》在我国农业连续四年丰收之时敲响“无农不稳，无粮则乱”的警钟；《渔家傲》以抒情散文的笔致抒写了一个海隅小岛的沧桑变迁；《起步于黄帝陵前》用蒙太奇式的艺术手法讲述了中国第五代电影导演陈凯歌、张艺谋从黄土地走向世界的故事；《吴冠中》和《仰雪词馆主》将吴冠中、尹瘦石这两位同乡老画家各自不同的心路历程描绘得如诗如画，动人心弦……

作者的报告文学视野宏阔、材料翔实、手法丰富、情感真挚，既关注国计民生的重大题材，也着眼于社会生活、人物命运，有长久的思想和艺术生命力，在读者中有广泛的影响。

《万家忧乐》1988年获中国作家协会第四届全国优秀报告文学奖；1992年获中国消费者协会“保护消费者杯”个人最高奖；1994年获中国作家协会、国家民族事务委员会第四届全国少数民族文学创作优秀报告文学奖，人民文学出版社“炎黄杯”当代文学奖；2001年获中国消费者协会“3·15”金质奖章。《国殇》1988年获首届“中国潮”报告文学奖；1992年获中国作家协会、国家卫生部全国卫生题材优秀文学作品一等奖。《小巷匹夫》1988年获“火凤凰”报告文学奖。

序一　我呜咽着重新看完《国殇》

冰　心

在我因病入院之前，编辑同志便要我写一篇评论霍达同志的报告文学《国殇》的一文章，我一听到“国殇”这两个字，就心惊肉跳！我准知道这一定是一位满含着热爱祖国和一腔冤愤之心的作者，用自己的笔浸着血泪写的。入院以前的我已经一点力气都没有了，我经不起这种刺激，便搁了下来。三个星期以后，从医院回来，才把这篇惊心动魄的文章看了一遍。我伤心而又担心。担心的是看到这篇文章以后能有权力处理的人，不会有时间来看它，看到它之后又“忙”得未必伤心！

但我想中国十亿人民之中，应该还有一些“关心祖国前途、民族命运的人们”。这些人虽然只是一些老百姓，一些“手无寸铁”的知识分子，但他们至少比我年轻一些，劲头大一些，也乐观一些。

《国殇》的作者，听说是一位女作家，虽没有同她见过面，但我佩服她的勇气，她把半边天撑下来了！我向她致敬！希望她一直坚持这样地写下去，至少我希望她不像我这个“多少事欲说还休”的老人！

《国殇》里那些为“国”而“殇”的知识分子，我一位也不认得，但他们的形象在我的脑子里是活灵活现的！因为这样的人物和他们的遭遇，不但科技界中有，社会科学界中也有，文艺界中也有，正如这篇文章里说的：“我国具有高等教育水平的知识分子共约六百万，他们勤勤恳恳、兢兢业业地埋头苦干了几十年，‘文革’过后（“文革”前头，还应该加上“反右”二字！冰心注）在科技、文化、教育事业一片荒芜、百废俱兴的时期，他们成为最可依靠的中坚力量，或曰‘中流

砥柱',他们一直在超负荷、高消耗下疲于奔命,体质一直下降或未老先衰,或猝然死亡,这不是偶然的现象了。"

文章的末尾说:"我国知识分子的总收入尚不及普通劳动者(比起腰缠巨万的"倒爷"来,更有天渊之别了,冰心注)大约是世界上知识分子待遇最低的国家之一了,而几乎所有发达国家和地区的知识分子都格外得到尊重,有着一般体力劳动者所不及的优厚待遇,我国中高级知识分子的寿命比全国人均寿命要短近十年。为了中华民族的腾飞,抢救中年知识分子迫在眉睫。"

说"腾飞"是很乐观的话,长出翅膀的知识分子,有的已经折掉了,坠地了,有的已经飞走了,"外流"了,谈抢救谈何容易!

说一千,道一万,抢救知识分子的工作,还得知识分子自己来做,"殷忧启圣,多难兴邦",呼吁,请求,是没有多大用处的,我有这个经验!

1988年9月1日急就

(此文原系冰心先生为《国殇》写的评论,发表于1988年10月15日《文艺报》,并曾收入《霍达报告文学选》为代序,江苏文艺出版社1995年出版)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序二　文学贵在画魂

——读霍达报告文学集

荒　煤

大概是在1980年冬天，我写过一篇文章《理解作家、人民和时代》，强调了这样一种观点：

真正人民的作家可以有各种荣誉称号：人民的代言人、思想家、革命家、人类灵魂的工程师、作家、诗人，但归根到底，作家是一个真正的“人”。他们有自己的思想、立场和观点，有丰富的感情。他们生活在人民中间，与人民同甘苦、共患难，有他自己的感受，鲜明的爱憎，真挚而深厚的感情，喜人民之所喜，忧人民之所忧，然后他才能进行创作。

所谓创作中的灵感、冲动、激情、倾向性、真实性等等，无非是一个“情”字，对祖国、人民、革命事业、生活、工作，以至对家庭、朋友、恋人……有无真情。没有无情的作家。无情的人绝对做不了作家。没有丰富热烈的感情，怎么能有鲜明的爱憎？又怎么可能产生强烈的冲动与创作的欲望？这种感情来自作家对时代与生活的理解和认识，是在生活搏斗中生长和发展起来的，并和他个人的命运休戚相关。所以研究作家，需要了解作家的感情甚至命运。也只有这样，才能更深刻地理解作家及其作品。

这是我当时对当代文学研究和评论工作的一个期望。我原来也想在晚年把有限的时间都投进这个工作中。没有想到，我却始终是文学战线上的一名散兵游勇。我年逾古稀，从行政工作中退下来之后，时间和精力愈来愈少，读的作品不多，除了为很少数文学新人的作品写点短文，做个“啦啦队”队员，发出一点鼓舞性的呐喊之外，哪里能够去研究几个作家？又有什么年轻的作家愿意来和我们这些老

头儿(自然也有些难以改变的老观念)谈他们的感情和命运?因而,我无法实现自己要"研究"他们的愿望。我也不敢有什么奢望,以作家的知己或老师自居,指手画脚地发表高论。我宁愿作为一个普通的读者,实事求是地说几句真话,谈点读后感,供作者与读者参考。何况来自各方面实际生活的广大读者,会有更多的人比我们更理解作家、理解作品。

以上这些话,看来与这部作品无关,但我确是有感而发。

我认识本书的作者,大约是在十年前。起初,她让我看了她写的电影剧本《我不是猎人》和《公子扶苏》,后来送给我一本她的电影剧本集。我也送给她一本主要是谈电影剧本创作的论文集。现在看来可笑,这无意中似乎说,她还得好好学习一下电影剧本创作的理论,或者说我还没有承认她是电影剧作家——尽管当时并没有这种想法。

使我刮目相看的,是她在1986年秋发表的中篇小说《红尘》。说实话,我为作者用"京白"口语如此细腻地刻画人物的性格和心理,纯朴自然,清新可喜,立即在脑海里留下了几个难忘的悲剧形象,并且触发了我的职业病,觉得应该把它搬上银幕去——可惜,在"娱乐主体"论的大潮中成了梦想。

没有想到在1987年她又发表了长篇小说《穆斯林的葬礼》。

这两部小说给我奠定了她作为小说家的形象。我欣赏作者着力刻画人物的性格和心理这种追求。这符合我简朴的审美观念:一部作品读完之后,留下几个难忘的形象——典型,就是读者最大的享受和幸运。

更没有想到霍达在出版了《穆斯林的葬礼》之后不久,又给我送来了报告文学集,激发了我更多的热泪,也引起我强烈的思考。然而,我却觉得无法对此书进行什么文学评论。

报告文学最大的特点是用事实说话,说真话,有真知灼见。如《国殇》、《民以食为天》,以大量的事实与数字所展示出来的问题,作者的忧患意识以及由此带给人们的思考与激情……终究不是"创作"而是"事实"。我们应该感谢作者用慧眼从大量实际生活中去关注、发现、发掘出许多典型的事例,用生动的充满激情的文学去表现

这些事实，打动人心！我也很难设想，有人读了这样的作品会漠然无动于衷？

由此，我产生一个联想：当代年轻的作家的确应该是多面手。一方面以一颗赤子之心，关注现实，既要看到我们已经开拓的新境界，获得巨大的新成就，也要正视我们目前继续迈进还有艰辛的征途，还有待付出更艰苦的劳动。

我们的文艺既不能只强调什么“娱乐人生”的功能，也不能强调什么脱离时代、生活和群众的“纯文学”。这实际上是为今后反映当代题材积累素材和资料，也是为自己写作反映过去的生活建立一个新的历史高度。只有立足于今天，才能更好地回顾历史，进行反思。只有正确地真正认识了今天的成就和不足，才能更清楚地真正总结历史的经验和教训。历史以现实作为一面镜子，相互对照，历史的原貌就更清楚了。

从这个意义上说，我觉得霍达这条路是走对了，她在小说和报告文学方面的双丰收，也就可以理解了。

当然，这也不是说，作者的报告文学没有她自己的特点。除了敢于忧天下之忧，密切关注现实中的大事，显示一片爱国的热忱之外，她在报告文学写作中也始终保持着自己的长处，善于着力表现人物的个性与心理，以细腻生动的语言去表现这些人物的情感。也就是说，她在报告文学中也发挥了小说的特长。在《渔家傲》、《起步于黄帝陵前》、《弄潮大西洋》以及《吴冠中》等篇什中，不论是写基层领导干部、年轻一代的电影工作者、在大西洋开创中国远洋渔业的弄潮儿，还是名震海内外、独树一帜的老画家，我们都发现他们各有鲜明的个性和独特心理，却又具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写出了一个又一个的中国魂！他们在各自的岗位上，勇于开拓，敢于创新，有胆有识，不愧是改革开放、“四化”建设的创业者！

作者在《吴冠中》这篇作品中说到吴冠中传给学生的一个“秘诀”：“艺术的生命在于画魂。”也讲到吴冠中特赞李可染的名言：“可贵者胆，所要者魂。”因此，吴冠中的许多学生离开学校多年之后，仍然念念不忘老师，其原因就是：“他教给他们作为一个艺术家最重要、最宝贵的东西：穿透世界的眼睛和再造世界的头脑，而不仅仅是

一双熟练的手。”

我不知道这是吴冠中的原话，还是作者加以概括和归纳的语言。但我觉得，作者不论是写小说还是写报告文学，倒真是领悟并掌握了这个“秘诀”：“艺术的生命在于画魂。”《吴冠中》这篇报告文学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既可以说是一篇优美的散文，也可以说是一部形象生动、深切感人的小说。关键就在于画出了吴冠中的中国魂！

自然，题材不同，我们不能以《吴冠中》为例要求《万家忧乐》和《民以食为天》。可是《国殇》何尝不是一批英年早逝的中年知识分子令人悲伤又令人感奋的小传的汇集？

这也证明了，“文学是人学”的确是颠扑不破的规律。作家不写人，不关心人的命运，不画“魂”，不去发掘我们民族在振兴中华的伟大创业中一颗又一颗饱经坎坷而奋斗不息的美丽的心灵，不去满腔热情地歌颂这些可爱的中国魂，他从哪里去获得和创造真正的艺术生命?!

我真诚地祝愿霍达以及其他中青年作家，真正懂得艺术的生命在于画魂，多为我们来些画魂之作！

（此文原系荒煤先生为霍达报告文学集《万家忧乐》写的序言，该书由人民文学出版社 1991 年出版）

目　录

序一　我呜咽着重新看完《国殇》……冰　心（1）
序二　文学贵在画魂……荒　煤（3）

绿叶的荣誉……（1）
起步于黄帝陵前……（12）
万家忧乐……（41）
渔家傲……（79）
小巷匹夫……（98）
国殇……（117）
民以食为天……（176）
吴冠中……（238）
白衣上校……（316）
仰雪词馆主……（332）
心中一片净土……（435）
真情绝唱……（456）
长岛人歌动地诗……（470）
王炳申与神奇的生物场效应医学……（492）

绿叶的荣誉

希腊人说：天上有三位命运女神，执掌着人类的命运。克罗托纺织生命之线；拉刻西斯决定生命之线的长短；阿特洛波斯负责切断生命之线。

人们理所当然地憎恶死亡，憎恶短命。

人们热爱生命，赞美女神克罗托，因为她纺织生命之线。

播种了爱，却从未想到收获

她，北京市红十字朝阳医院外科护士长、主管护理师、全国“三八”红旗手司堃范。

那两鬓银丝，原来黑如墨染，是岁月的流水冲刷成洁白的。

她也有过青春妙龄，那时候真年轻，只有十八岁，苗条的身姿，娟秀的面庞，白皙的肤色，两汪秋水一样的眼睛。洁白的罩衫使她亭亭玉立，像一朵含苞待放的玉簪或是百合，轻轻地，轻轻地，迈着悄无声音的脚步，一缕暗香飘进了病房。她那时就已经是护士了——天津“中央医院”的实习护士；但其实她还是学生——“河北医学院附设高级护士职业学校”一年级新生，白罩衫短袖外边露出的校服灰袖标志着这一特殊身份。护士，不是毕业以后再实习，而是在实践中学习。刚刚学了三个月的基础护理知识，她就走进了病房，当一个护士使用了。

她的第一个病人是个危在旦夕的肺结核患者。脸瘦得像一具骷髅，一动不动，两只大大的眼睛像已经死了的鱼，直愣愣地盯着她，那脸上，还残留着咯出的血迹。她仿佛站在地狱的门外，感到一阵恐惧，毛骨悚然。这个十八岁的少女还从来没有见过死人，虽然，她四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岁上死了父亲，九岁上又死了母亲，但是姐姐怕她幼小的心灵经不住死的刺激，没有让她看到父母的遗体。而现在，一个非亲非故的“死人”呈现在她的面前，还要她动手去摸，去擦，去……她害怕了。不，这不是太平间，而是病房；那个人没有死，他还活着。只要病人一息尚存，不管是大夫还是护士就没有后退的权利。她自己给自己壮胆，上前掀开了病人的被子，一股血腥气味扑鼻而来，一副骨瘦如柴的躯体呈现在她的面前。她努力回想着三个月来学习的功课，思考着自己该干什么。干什么？这还用问吗？她给病人洗脸，把那张骷髅一样的脸洗得干干净净，不留一点污垢和血迹。她给病人做口腔护理，把自己的纤纤秀指伸进那死人般的嘴里，擦呀擦呀，六面都擦到。人的嘴，像一座洞府，一个房间，有六个面，都是护士打扫的范围。她给病人擦身，那每一块嶙峋的骨头都要触到，硌着她柔嫩的手掌，她觉得这双手在伸到棺材里摸索。她给病人换下血污的衣服、床单，换上一尘不染的新装。她把便盆伸到病人的胯下，给他接小便，尿液溅到她的手上，啊，这是十八岁少女的手，花瓣儿一样的手！她的脸红了。这位卧病在床的青年，他家里还有母亲吗？还有姐妹吗？即便是有，她们也未必能这么做吧？然而，这位素不相识的少女却做了。

他果然没有死，在死神面前挺过来了，病情渐渐有了好转。他能说话了，告诉她：他是清华大学二年级的学生，考上大学是多么不容易，这里凝聚着他一生的追求与理想，可是没有想到刚刚上了两年就倒下了，在他严重咯血咯得一点力气都没有的时候，他已经做好了死的准备，或者说，他已经是个“死人”了，可是，她，把他从坟墓中唤醒了。

这话说得太过分了吧？一个小护士没有这么大的神通，抢救你的，是大夫，是医疗技术，是药物啊！

不，小护士过于低估自己的力量了，她没有把自己的无数琐碎繁杂、平淡无奇的劳动计算在内，没有把自己作为一个“人”、一个健康的人对另一个“人”、一个垂死的人的感召力计算在内。她大概没有读过杰克·伦敦的《热爱生命》，不知道一个由于饥饿、劳累、孤独而即将死去的人，面临着狼的挑战是怎样不可思议地获胜的，那是生的欲望，是人的勇气，是爱的力量！她不知道，完全不知道自己输出了

力量，输出了爱！

三个月过去了，他完全恢复了健康，那一具垂死的“骷髅”重新变成了一个生龙活虎、英俊潇洒的青年。“二十年后又是一条好汉”？不，用不了二十年，再造生命只用了三个月。

他该出院了。

他望着她，真诚地望着她，一双眼睛流露出无法掩饰的哀伤：我多么愿意继续做你的病人！

愿意做病人？这真是天大的傻瓜！别说梦话了，走吧，你已经是个健康人了，医院的位子是给病人准备的！

他走了。临走之前，他胆怯地伸出手来，想握一握那双拯救了他的生命的手。小护士没有伸出手，十八岁少女的手，是不肯轻易让人握的！清华大学二年级的学生默默地走了，回去上三年级去了，而护士学校的一年级新生还留在这里，继续实习，内科之后又到小儿科、妇产科……一路留下悄无声息的足迹。

也许，他后来又来到这里，看望她，寻找她，却没有找到她的踪影。她也走了，当战火烧到了鸭绿江边，她参加了天津市第一批抗美援朝医疗队，冒着1950年冬季的狂风暴雪，出发了。戴着皮帽子，穿着棉军装、大皮靴，像一名战士，唱着战歌：“雄赳赳，气昂昂，跨过鸭绿江！保和平，卫祖国，就是保家乡！”

她没有跨过鸭绿江，每一名战士都有自己的岗位，她的岗位在后方医院。年轻的姑娘，不要以为你远离战场。战场就在你的身旁！什么是战争？战争，不仅是血与火的燃烧，还是善与恶的搏斗、爱与恨的交织、生与死的较量！

也许有不少经她护理过的战士像那个从病房重返教室的大学生一样，此后的多少年一直在打听她的下落，寻找她的踪迹，而在南来北往的人流中，却没有认出早已失去孩子气的她来，他们擦肩而过，失之交臂……

也有人认出了她，在火车上，公共汽车上，人行道上，她经常听到亲切的呼唤：“喔哟，这不是老护士长吗？我这条命，要不是……”接着便是一片感激和赞颂之词，甚至还拉着她的手，一定要她到家里去做客。这都是完全真诚的、发自肺腑的。而她，却报以歉意的微笑，

她叫不出这些人的姓名，甚至记不清他们的面庞，虽然，她曾经那么贴近地和他们相处，替他们喂药、喂饭、翻身、擦澡、洗头、剪指甲，她曾经那么长久地和他们相处，一个月、三个月、半年、一年……

可是，那些姓名不详的人却永远记得她，因为，他们和她的相识常常是在生死关头。

人们称她为“命运女神”。

她确实曾经和同伴们一起，改变了无数人的命运。可她不是“命运女神”，只是向生命输送水分和养料的一片小小的绿叶。

她的命运，并不在自己的掌握之中

在她年过半百、两鬓斑白之后，还常常碰到这样的问话：“您是哪科的大夫？”

她谦和地笑笑说：“我是个护士。”

于是，问话的人表情变得惊讶，并且深深地表示惋惜：“护士？您当了一辈子的护士？当初怎么想起走了这条道儿呢？”

对这个问题，她自己也觉得难以回答，因为，一个人的命运往往是在偶然中决定的。

1940 年，她十岁。由于父母双亡，她离开了故乡河北省武安县，跟着一个叔伯姐姐来到北平，进了可以寄宿的一家小学。1945 年之后又借住在一位叔伯哥哥家，走读上中学。那时候，无论是她的监护人还是她自己，都还没有想到她将来要走一条什么样的路。

某一天，她去位于崇文门北侧的“德国医院”（即后来的北京医院）看望因病住院的姑母。走进病房，她立即进入了一个神奇的世界，看到了一片圣洁的白色：白色的床铺，白色的墙壁，白色的顶棚，白色的吊灯，白色的人——一位年轻的女护士，头戴白帽，身穿白衣，手持白瓷盘，迈着轻盈的步伐，飘然而来，给病人吃药，给病人打针，那双像花瓣儿一样柔嫩的手，灵巧地操作着晶莹的注射器，把生命之水注入被病魔煎熬的肌体……

她着迷了，忘记了自己是来看望姑母的，眼睛只盯着那个白衣天使。白衣天使走了，轻盈地走了，微微飘动的白罩衫下摆，勾住了她

的魂魄。小姑娘终生要走的路，竟然在这时注定了。

她认定了：这是最崇高的职业。

不久，她怀着虔诚的心报考了河北医学院附设高级护校。招生简章上说招收高中毕业生，而她，刚刚初中毕业，只好以天晓得的“同等学力”报考。发榜的时候，她的眼睛惊惶而又执著地在一大片名字中寻找属于自己的三个字，从头至尾地找，每移动一寸就听到自己“咚”的一声心跳。命运真会捉弄人，她的名字排在临近末尾的地方，害得她好找，要是倒过来看就好了！命运真会成全人，她想要的，竟然得到了，她如愿以偿！

……

教学实习考验着她的耐性，抗美援朝战争的残酷考验着她的坚贞。

战场！后方医院也是战场！她亲眼看见这些最可爱的人怎样被战争击碎了撤下来，又看着他们重新燃起生命之火后又怎样冲上去。“冲啊！”一声高呼，千万人响应，冲在前头的都是共产党员！她的灵魂被强烈地震撼了，拿起了笔，在记录病案的纸上写下了入党申请书。

可爱的姑娘，天真的小护士，她毕竟太年轻了，不懂得做一个共产党员需要怎样的条件。她应该知道，她在十岁那年就离开了的、父母双亡的出生之地是一个地主家庭；应该知道，她在北京借住的那位叔伯哥哥是伪“国大代表”。她更应该知道，这些，在她面前的道路上是多么巨大的障碍，丝毫也不亚于敌人的碉堡、地雷、铁丝网！

伤病员们在即将离去的马车旁失声痛哭，向她献上自己的照片和滚烫的话语。马车的车轮滚动了，她走了。她出色地完成了党交给的任务，却没有成为党的一员。

抗美援朝战争还没有结束，她的同班同学都已经结束了学业，走上了工作岗位。而她还要继续留下来补习被战争耽误的功课，然后才能取得毕业证书。

她没有想这些，只想献出自己的一切。毕业之后的头一年就赶上国家发行公债，每月工资仅有三十八元的她竟然买了二百元，与高薪的院长相等！人们无法理解，不知道她这样孤注一掷，以后将如何

饷口？她的回答却令人目瞪口呆："只当我还没毕业，还是每月十五元的助学金。现在每月扣去买公债的二十元，剩下的比助学金还多呢！"

1959年，她调进刚刚成立的北京朝阳医院。"朝阳"，一个吉利的名字！在这里，她白皙的面庞染满了朝露，党组织接纳了这个苦苦追随了九年的女儿。九年，虽九死而未悔！

其实，这不过是刚刚开始，以后的道路上还会有荆棘，命运绝不会以任何理由来偏袒她。

十年动乱突然来临，她的外科护士长职务未经任何手续就被撤销了，靠边站了。这时候，一切规章制度都取消了，病房里成了大栅栏，成了旅馆，探视的人随便出入，陪住的家属超过了病人的数量，到处是铺盖卷儿，到处是饭锅、碗筷，病床上爬着虱子，暖气片上烤着衣服、毛线，工作人员的洗手池中也倒进了便溺和黏痰。乱嚷嚷的声音盖过了一切，大夫用听诊器竟然听不到病人的肠鸣。无知的陪住家属私自将颅骨牵引重锤摘除，几乎使病人丧命。药由病人自己拿着，一个糊涂老太太将一天的药一口吞下，而忘性大的人却直至死后还在抽屉里丢着一大堆药片。"送药到口"废除了，"三查七对"取消了，什么阴错阳差的事随时都可能发生，一点儿也不新鲜了。那位呼吸衰竭的病人正在抢救，大夫明明命令注射洛贝林，而打进去的却是杜冷丁，微弱的呼吸立即被掐断了。这是拿生命在开玩笑！

靠边站的老护士长愤怒得发抖，但她没有权利管任何人，只能管她自己，默默地完成一名真正的护士所应该做的一切，像小学生描红模子那样认真，一撇一捺，连铺床这个做了成千上万次的动作也一丝不苟。

那一天，门诊来了个一上楼就大呼"救命"的老头儿，迎面碰上了被革职的老护士长。

"大爷，您什么病？"

"救救命吧，我十几天没解手了，拉不出来，快把我憋死了！"

老护士长明白了：这病找大夫没用，找我正合适。"您这儿来！"她拉着老头儿进了男厕所，硬是用手给他抠出了半盆干球儿。

老头儿给她跪下了，磕着响头，感谢救命之恩。可是他哪儿知

道，救命恩人的处境啊……

乱到了极点，再想大治，已是积重难返。免去的“长”字再添上的时候，她深深地叹了一口气，着手收拾那一摊乱麻。

早晨，她走进病房，向当班的实习护校学生询问：“全病房病人的脸都洗了吗？重病人的口腔护理都做过了吗？”

实习的护校学生随口答道：“都做过了。”

老护士长抑制住内心的气愤，用温和的语气问：“××床是夜间入院的新病人，他的床底下连脸盆都没有，你是怎么给他洗的脸呢？××床病人正在做胃肠减压，是家属给他擦了一下嘴，这也算做过口腔护理吗？马上补做！”

中午，她在院子里叫住了配膳员：“××床是个胃大部切除术后的病人，应该吃流食！”

配膳员挥舞着球拍说：“中午忘了，下午三点再说吧！”

老护士长严厉地责问她：“你中午大概吃得挺饱吧？饿着肚子能打羽毛球吗？”

配膳员脸红了，收起球拍向营养部走去。

一天，大夫将一位脚外伤的病人带到手术室，吩咐马上手术。老护士长说：“这种手术需要做腰麻，可是病人饭后还不到一小时，不能做！”

大夫火了：“你多大岁数了？什么时候才退休？管的事可真不老少啊！”

老护士长笑着对他说：“我是老了，但不管什么时候退休，干一天就要管一天！”

是的，她完全不知道自己能干到哪一天，命运对每个人都是保密的。她只知道干，干得好些，干得多些。《圣经》上说，上帝用六天的时间造就万物，第七天休息。可是，老护士长呢？

全人类都有星期天，而她却没有

星期天。

她在病房里，小心翼翼地撬开一位食道癌病人的嘴，把吸痰管插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